# 詩經恆解

共六本

中

仁12
1476
4

謀議必集衆善而持以公允國事昏亂之時羣小曉曉是非顛倒而正人君子讜論遭禍前明末季以此傾覆此詩可以為烱鑒也

# 詩經恆解卷之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音庸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賦也敷布猶與猷同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言旻天本仁慈乃疾威布于下土致使謀猶回遹如此不知何日方止亦不得已而呼天以訴非天實使人如此也下二句正言回遹之實末歎其為病於國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潝潝相和訿訿相詆具俱底至也申言謀



仁12 門 1476 譜 卷 4

猶之回遹以羣小人黨類多也故時而潝潝附和時而訿訿
排詆毫無公是惟憑私心亦甚可哀矣惟然故於君子之謀
甚臧者必違之於小人之謀甚不臧者亦依之蓋其心
惟欲固結黨與遂其私圖我視謀猶不知伊于胡底也**我龜**
**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音雔**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賦也集成也盈庭眾小人同聲相和承上言小人黨同伐
異如此是以非甚明哲鮮不為所惑亂者豈無龜卜可以決
疑然人事反常神明亦不降鑒故問之於卜而我龜既厭不
我告猶矣一事而羣小人爭之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彼小人
發言則盈庭矣卽有一二正人誰敢排之而身任其咎然小
人之謀雖固究竟一無所成蓋事非徒坐談也必課其實今
小人之謀如欲行遠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是以不達於道
路謀之雖詳究何裨於實用也**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
**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先民古聖



賢程法猶道經常潰決也承上不達於道而申言之彼小人
豈不欲其謀之成然不以先民為法大道為師維淺近疎陋
之言是從無識之輩競肆其說如彼築
室而與行道者謀終無決斷不能成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民雖靡膴或哲或謀**音迷**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賦也
止定聖通明否不以為然者膴法也艾乂同治也泉流清喩
正人此下乃勉其虛心納善言謀之不臧如此豈無正人可
採乎國雖無一正論然有聖而先覺其非者焉有否而心非
其議者焉民雖無法可守然有明哲能謀者焉有恭肅治事
者焉誠改行從善卽有善謀奈安於
不臧如彼泉流淪胥入于下以敗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賦也徒搏曰暴徒涉
曰馮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承上淪胥
而言暴虎馮河危險易見人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他尋常謀
議之失以為無傷也不知國家喪敗卽由於此君子則必謹
小愼微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不敢稍肆然後不至淪胥以

敗而維持國是於無已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周大夫憂邪謀之誤國冀其從善而作

附解聖王至聰明矣然必闢門納俊明目達聰況常人乎國家任一賢相則吐握虛衷可以來天下之善一不賢則矜己信讒可以阻忠諫之口此詩故深歎之舊說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然玩詩意未嘗顯刺於王第反復歎謀猶之不臧耳末歸於毋淪胥以敗戰兢履薄蓋忠愛之臣既憂羣小亂謀又冀其改行從善不徒指斥



處亂世而求免惟以承先立德戰競自持為要異乎流俗趨避之見矣其文愷惻悲鳴讀之令人慨慮叔季之難

以自賢舊說欠貫末二章尤無着至篇名與小明其所言之事偶然與召旻大明異不必謂夫子以小別之也蓋篇名皆採詩時已定者夫子未嘗筆削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翰羽戾至也明發將旦先人謂先王二人謂父母也言至小之鳴鳩而飛欲戾天勢微不可得也我今覩世衰亂私心憂傷念昔先人創造艱難今將敗滅然位卑力薄無如之何亦如鳴鳩空欲戾天而已惟是明發不寐思所以保身承天之道有懷二人恐貽親憂是以不得不致望於兄弟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音係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音肆○賦也齊整肅聖睿思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當時昏酗尤甚故首戒之言人之齊聖者飲酒溫恭自克不為酒亂彼昏不知壹以醉為

主日甚一日我與汝當各敬爾儀苟敗德不謹則天命一去不復又來爲可惕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古音房以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音以**之**興也中原

原中菽大豆螟蛉土蜂蜾蠃桑蟲也土蜂取桑蟲入穴生卵使負之卵化爲子而蟲盡式用穀善也又言不獨自善其身又當善教其子彼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以養生螟蛉有子而蜾蠃負之以成形凡有情之物皆曲全其愛况以父教子近取諸身不等中原之菽以父教子豈同蜾蠃之勞當教誨爾子以善爲法使其相肖可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此乃正言敬爾儀之實言敬儀而誨子要必本於修身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與汝誼同脊令我日斯邁不敢暇逸汝月斯征不自怠功夙興夜寐求無辱所生可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有青質素質二種觜曲食肉好盜脂膏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岸與犴通鄉亭之獄也朝廷曰獄握粟持粟問卜也管子曰握粟而筮者屢中史日者傳曰卜而有不當不見奪糈古人多用之此乃曉以時勢之難起下戰兢之故言政亂年荒桑扈無肉可食至率場而啄粟顚寡本宜矜宥亦宜岸而宜獄時事如此欲求全身之道試握粟而卜之於神何自能善乎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木恐墜惴惴戒懼如臨谷恐陷也承上言惟溫溫之恭人其平日持身涉世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用能養晦而全身我與汝當法之凡言行動靜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庶乎可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周大夫戒其兄弟敬德之詩蓋兄倡弟隨友弟乃無愧於孝而長男所以貴也聖人故錄之以爲法

附解朱子曰兄弟遭時之亂而相戒以免禍是矣第篇中言

爾儀爾子而月斯征多戒警語自是兄戒弟之詞夫兄弟等也而聖人以敬兄立敎何哉父母而壯所以先訓長者之道必賴其誘弟父母而衰凡父母言行必長者身體以爲弟倡率故恭兄亞於事親非徒以長尊之也奈世俗不知長者以尊自居不友其弟而弟遂傲慢焉此兄弟之所以乖離也舜惟自責恐不足以爲弟之型是以象至無禮而不咎此詩處亂世而以敬愼修德勉弟竝望其敎誨後人不爲他趨避之計賢矣其明發不寐恐忝于所生正其所以愛弟之由夫子錄之以爲世勸六經罕有兄友弟之



父母天地也天地不和萬物摧傷父母不和人子何依孟子所以取此詩之怨也九以其無慰父母之心宜曰後不得爲孝子而作此詩時或在憂患中天良

詞此詩不可不詳玩也至桑扈竊脂爾雅明言而邢氏謂竊脂爲淺白如竊元竊黃之例殊不必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興也弁翔翼貌鸒雅烏孝烏也斯語詞提提羣飛安閒貌穀善罹憂也言鸒歸飛而提提以有父母可依也民皆有親故莫不穀而我獨罹于憂則鸒之不如矣因思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思而心憂之益怨己有罪而不自知是以憂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比而賦也踧踧平易周道大道鞫塞也路不行則草塞之惄思也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言國政爲小人所蔽塞己心憂傷惄焉

發見亦情所有不以其後而沒此詩之旨可也自古迄今天倫不幸之遭蓋所時有聖人錄此詩以教豈私宜曰一人可

如擣假寐永歎未老而先老不病而如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音止○賦也桑梓二木名父母所植也屬連也毛髮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安在言不為所眷此乃自責其不得於父母言桑梓父母所植尚必恭敬以非父母無所瞻依也我豈不屬離於父母之毛裏乎何不能得親之歡心疑我方生之時卽不為天所眷乃至見絕於親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此乃正敘己被逐之事言柳茂而蟬鳴淵深而葦植己獨失其庇蔭而無以自存譬彼舟隨水流不知所至矣雖欲假寐有所不遑其憂何時解耶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比也伎伎竝足而俟也雉



鳴曰雊壞說文作瘣傷病也疾病也病其壞欲用之而無枝喻己無用此章言申后被黜己亦被放而託諸喻言結以心憂甯莫之知葢冀幸王之憐之也鹿奔而猶戀其麌比人皆愛其子雉朝雊而求雌比人皆愛其妻而今不然惟餘己一身如無枝之壞木自咎深矣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也相視也先縱也行道墐埋也既盡也此言王不哀憐母后己是以不能不憂也兔急投人尚有憫其窮迫而縱之者路有死人尚有哀其暴露而埋之者君子秉心未免太忍己是以憂之而涕淚皆盡也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古音居我反矣析薪杝古音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賦而比也醻旅醻惠愛舒緩究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而徐踦之杝隨其理也佗加也承上文言君子之所以忍心者由於信讒言而卽行之也所以信讒言由君子本不加惠於母后不肯徐察讒言之是非耳彼伐木者於其將仆尚不

遽傾之而王之棄母后何猝也析薪者欲其剖斷必用手拔之而王於母后之言何不細爲剖析乃舍彼有罪而加諸無罪乎不顯言罪母而曰予之佗諱父之失且猶望父之察其寃悟其讒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音戶○比而賦也言高者莫非山深者莫非泉喻左右近習皆險巇難測願王無易由言小人朝夕伺探一有漏言即生變端逝梁發笱喻變亂朝政也末又言己身不知所終遑恤其他蓋深憂而故爲無聊之詞以自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幽王黜申后廢太子宜臼宜臼爲此詩以自傷

附解趙岐古註王充論衡皆謂爲尹伯奇被放作而序謂刺幽王毛傳則謂太子宜臼之傳所作詳味詩詞反復沈痛非伯奇之事可當孟子曰親之過大而怨又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則其爲宜臼之詩無疑因宜臼忘親戍申非純乎孝者故先儒以爲其傳所作然第即詩論則誠得怨慕之旨故孟子有取焉而朱子謂維其忍之不舒究之明是怨親然其言不惠不究皆謂王於母后非謂王罪己父母一也使己被廢而母無恙猶可以解王黜申后乃放太子是其禍由母得罪而起傷父母不諧痛母后無辜安得不惡讒言雖宜臼未必有十分恭順之心而其詞則有可原況國家覆敗由斯而始故孟子以爲過大而怨不怨是愈疏蓋此詩之怨全由痛母之寃冀父之悟得人子之正且父

大意言天如父母不至降亂於無罪之人特執政者惑於讒邪長亂而拂天意是以亂生而深望君子察之且讒人本無他長去之況不難也

毋竝言未嘗十分顯斥而心之憂矣凡五見其事屬於君父其害關於宗社反復憂傷出於天性之不容已夫子亦錄之也若專為放已而怨曷足取哉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賦也悠悠遠大貌且語詞威猶怒也憮愁悶意已泰皆甚也言悠悠之昊天如父母然應愛我矣乃今民人無罪無辜遭亂如此其大何也是必民實有罪天乃降災予惟慎修無至於罪且天太愁悶予慎無有小罪欲人畏天威而自修己言之忠厚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賦也僭始不信之端涵如水漸渟蓄君子指當國者遄速沮止祉福也去讒卽為福民承上而言天災所由生由執政者優容小人故讒



人得以售其欺如使君子聞讒而卽怒之亂何由起如使君子不信讒而信福生亂已矣

君子屢盟古音彌郎反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賦也屢數也盟要誓讒人蠹國害民故曰盜餤餅也以肉餅甘而餌之曰餤共恭同止共沮止靖共之流也邛病也承上言君子不惟不怒小人而又屢盟以長讒開不惟不思造福而又偏信盜臣以益暴亂夫盜言甚甘君子惡逆耳之言是以小人得以其說為餌而進豈知小人非但沮止靖共之臣且將為王大病何不思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賦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謀莫定他人謂執政毚狡也此戒其自立而勿任小人言奕奕之寢廟惟君子能作之秩秩之大猷惟聖人能定之朝廷大功業非小人所可任小人志量卑狹有如躍躍毚兔雖若易制而遇犬則獲之君子以其易於操縱任之而不知貌為恭順內實陰險也

荏染柔木

君子樹音署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音古矣巧
言如簧顏之厚音戶矣 比也荏染柔貌喻小人行言悠悠之口
碩言善言簧笙中金葉如簧悅聽也顏厚頑不知恥也又言
小人如荏染之柔木其勢易去而君子樹之始焉喜其柔媚
使得近己既而遂信其言如往來行路之言無關得失亦心
焉數之不知其從容先飾為碩言出諸其口心實無有君子
信之繼乃以巧言惑聽如簧悅聽
盡皆偽託君子奈何為所愚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
無勇職為亂階音基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
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者斯語
詞水草之交曰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猶謀
將大也此乃正斥讒人歎君子若去之難也言彼何人斯名
位卑微居河之麋處於疏賤又無勇力而以口舌職為亂階
爾實有微尰之疾爾勇伊何爾為猶雖大且多爾所與居之
徒亦有幾何人哉甚言其不難斥逐而慨執政之暗且懦也

斥艱險而冀
誠壹之士以

巧言六章章八句 大夫刺讒人而規執政也
附解序謂刺幽王而朱傳謂大夫傷於讒而作然詳味詩詞
殊無陳己誣屈意第反復憂亂既咎聽讒者之非又警讒
人欲啟其悟藎忠良規戒同列之詞君子向謂指王以維
王之邛句推之當指執政者為是藎執政為讒人所惑為
王之邛詩人憂心君國自不得不反復規告若直刺王躬
味如嚼蠟不特失臣子忠厚之禮也其字句舊解尤多含
糊今各著於本文不復贅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

壹則不欺何至爲暴也仕途挾詐傾擠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祇是不爲壹者耳詩故反復而歎冀之

云賦也何人若不知其姓名忠厚之意也孔甚艱險也逝行也梁水橋喻己之政誰云從與何人爲黨維惟同暴虐戾於民下文所謂禍也言彼何人斯其心甚難測度向與我相善今胡逝我梁而不入我門伊誰相與黨同一旦惟以暴戾爲事如此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從行同行唁弔失位也承上言此過我門者有二人此二人同行暴戾之禍果誰爲之蓋爲寬恕之詞意爲暴者或非必故人也然果非實欲爲暴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則其心已忘憶我始之相厚不如今之恝然其不入唁我蓋以我之所爲爲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更近於梁喻己之位也聞聲不見其身蓋陰奪己位而亂其政也故言如此詭譎豈不愧人知不畏天鑒乎蓋故爲疑詞以警之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攪亂也承上言彼實何人其爲飄風乎飄風無情喻其變態不常使非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而不他適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音舒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比而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車脂則宜於駕壹者誠一之人來謂居其位云何猶如何盱張目望也此申上文飄風之意言爾之如飄風也由平日性情躁妄惟逞嗜欲不思義理無一毫誠壹之狀譬諸行道爾即徐行亦不知休息爾若疾行尚暇脂爾車哉我是以望壹者之來當如其盱之也蓋至誠專壹之士與反側之人相反己是以望其來而共濟於國言此以明己非惡其代己爲其才不足代己耳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比而賦也還旋也不久即反意入入其門喻與己謀議也易平否不善祇安也承上言己不以失政爲戚乎[illegible]共濟國事爲望爾如知之我與爾本故交爾還而入我[illegible]門共籌可否我心易也豈不盡誠以相告哉爾如長此嫌疑還而不入則政令必壞將來終難知也如或有壹者之來則可使我心安蓋雖知其惡

猶以壹者望之也厚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比而賦也伯仲兄弟之稱土曰壎竹曰篪皆樂器壎大如鵝子銳口平底似稱錘六孔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貫繩連之諒誠也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承上言我之望爾如此者以比肩事主有兄弟之誼同寅協恭乃臣子之職譬諸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和聲竝濟國事乃成我與爾情誼相屬如繩貫物繫屬甚親爾乃如此則爾誠未知我之心矣無已願出此三物以與爾詛盟爾其亦諒我而從我之言乎蓋深望其共濟不念其排己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伏水中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靦見人貌極窮反側反復不正也承上作轉言奈爾反復性成詛盟亦不相信蓋謂可以欺人耳然惟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測度耳若有靦面目以人視人豈有無可窮極之事而反側者顧詭祕禍人欺其不知我故作此好歌以窮反側之情果知陰險之無益則不爲反側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時有擠陷同列亂政病國者詩人作此告之

附解序及毛鄭均謂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刺之朱子曰詩中祇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尢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辨之當矣而集傳仍從序說則以此外無考之故然暴字原必不定指人言但作者與爲暴者平昔交好如兄如弟不料其懷欺詐傾己之位忘昔之交而其才實不足以濟國家故反復歎之

欲其改過自新何必暴公蘇公釁以求之乎其心孔艱所以艱者安在維暴之云則其艱之事也誰爲此禍禍何所指卽上所謂暴也逝梁逝陳聞聲無形不愧不畏飄風攪心皆曲繪其陰狡之狀而逝梁逝陳九非但謂其窺伺也蓋喩其奪己之位柰己之政陰下石而不使人知爾之安行節則欺其才不勝任將誤國家爾還而入節則冀其謀及於己告以舊令尹之政伯氏節又明其分誼相關要之以盟誓欲其相信不怨其擠排而冀其和衷濟國詩人所以爲賢而夫子取之也若但惡其譖己則同列相詬詈之

譖人者非至明不能覺之至勇不能去之寺人而見及此蓋文武之遺侍御僕從猶有正人也聖人錄以告譖人與聽譖者而世人能悟者鮮可慨也

言聖人何以登之哉末節正言曉之亦非明斥其爲鬼蜮祇是曉以反側之無益冀其至誠共濟昔人不將白文本義細細紬繹而拘泥傳說故令作者之意不明識者詳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小文相錯斐眾文交錯也貝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言以萋斐之小文組織而成貝錦比小人卽小事而文致之以譖人奸巧大甚矣哆古音昌果反

哆兮侈兮 古音昌果反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音迷○比也哆微張侈大也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有漸張大意天文箕主口舌故以喩讒者六七月閒箕見於南詩人就當時所見言故曰南箕也此申言其奸巧太甚之事始焉微言巧中漸乃肆其讒毀哆兮侈兮遂成箕口之大不知誰爲之謀而巧於簸弄如此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

聲翩翩輕儇貌此下警戒之承上言小人不必有與謀者其平日緝緝其口翩翩其形專以譖人爲事但作惡無不敗露者因戒之曰爾雖工於譖久久人必覺而不信可愼之於早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申上不信之實言爾自恃其長口則捷捷而便利情則幡幡而反覆時時謀欲譖言彼豈不聽受然爾能譖人人亦將譖爾卽聽受爾言者必旣而遷怒於女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驕人得志之小人好好樂也勞人忠勤之人草草憂也言讒人如此是以小人得志善人無聊因思天道不爽視彼驕人必有以懲之矜此勞人必有以慰之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而比也投棄畀與也有北幽都猶言投諸鬼神也承上蒼天意而極言之言蒼天福善禍惡必不容此讒人想讒人必有同謀者人雖不察天必深惡我思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使食之然豺虎亦不敢食之其投畀有北使幽禁之然有北亦不受之則維投畀有昊庶幾惟天可以誅之蓋言其惡逾豺虎閔不畏死惟王可以除之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去其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比而賦也楊園下地道路猗倚也畝丘一畝之丘高地寺人內小臣孟子其字也言楊園之路甚卑然依近畝丘所見未必皆卑也寺人近侍王宮職雖卑而所見未必亦卑今述譖人者之情狀以告凡百君子其敬而聽之毋忽邇言庶於國家有裨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宮內道伯其長也蓋寺人之賢者述讒人之狀以告有位而啟王聽

附解序刺幽王毛傳謂寺人遭讒被宮刑爲巷伯者所作班固司馬遷贊亦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故朱

孔子於五倫惟朋友言交以不交則不成朋友也故曰義合友既相棄何必定

子從其說然被宮刑爲巷伯詩中無明文詳味詩言自傷之意殊少且但自傷而已則其見甚陋聖人宜無取焉觀其末章自言位卑而言善冀凡百君子之敬聽蓋寺人之賢者灼見衆讒人之爲害旣不克自進言於王又無權力去之則爲此詩以告投畀有昊冀王之覺悟凡百敬聽冀諸臣之襄力以寺人而其見如此可謂賢矣故夫子取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興也習習連續不斷谷風山谷之風谷風常迅甚者雨即應之喻患難也風雨相須如朋友相應言憂患之時予與女常相親矣何安樂而轉棄予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與之交而聖人何以錄此詩也蓋有位之人當爲國求賢況於故舊而乃忘德記怨輕棄貧交故錄之以戒也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興也風焚輪曰頽風雨陰晦其恐懼猶小谷風與頽風大作而無雨則患難之大者也寘置同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當將恐將懼女常寘予于懷矣奈何安樂而棄予如遺乎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二句韻未詳

○比而賦也崔嵬山巔風在谷而山甚崔嵬喻上下皆不善草盡死而木皆萎喻友大難也當大難時友全之其德不小故歎其忘大德而思小怨且禍之矣自言小怨不自以爲無過也其意厚矣

谷風三章章六句當時有位者會篤於友誼患難周全之其後友富貴而忘恩記怨作此以歎之

附解舊第云朋友相怨詳味其詞乃在位有德於友而其人得志棄之又加石焉故作此慨之夫友所以輔德若有德

父母之恩何可言盡此詩卻已道盡故遂爲千秋絕調矣忠孝一原竭忠何暇內顧然至於父母失所孝已大虧忠安用之故以之爲戒揭

於我九不可忘奈富貴中人往往忘舊德而思小怨予故錄此以戒也其言谷風陰怨以漸而甚將恐將懼至於草死木萎蓋少小相交經歷許多患難又會拯救之而友忘棄爲禍古今如此甚多故予錄此以戒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比也蓼蓼長大貌莪蘿也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猶可食蒿則無用比父母生子以爲美材長大乃無用也劬勤也念父母生已勤勞而不得其養爲可哀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比也蔚牡蒿也蒿猶有子蔚乃無有更不如蒿矣瘁病也勞而至於病則德甚矣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几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比也缾罍皆盛水器缾所以注水於罍缾盡則罍無水子所以養父母子困親何所依罄盡鮮寡也有父母而如無若孤寡然怙之爲言祜也父覆育降怙恃之爲言恃賴也隨時依賴以生恤憂也靡至無歸也此乃正言其不能孝養之實是所以匪莪而蒿蔚也缾罄爲罍之恥子不能孝養其爲父母之恥不甚大乎因歎己同孤獨宜死已久乃虛生於世而父母不存無所怙恃出則含憂入則無所依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賦也生者本其氣鞠局也成其形也拊撫摩之畜蘊養之長養之久而使長成育養之備而無乖戾顧父母或前必迴顧其子復常反復愛戀之腹常在親腹之中罔無極窮也此乃正言劬勞勞瘁之實是所以哀哀也言父母之於己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今乃無一毫報而徒留哀痛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比而賦也烈烈高危難犯之貌發發迅疾貌害亦何也穀善也此下乃言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故南山烈烈而難犯飄風發發

而難當喻時政暴虐己不得安養父母故歎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比而賦也律與嵂同弗弗風烈不順物情也卒終也山律律而不可干風弗弗而不順情則雖有終養之志亦必不遂所以傷己之不卒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忠臣遭困不得養其父母作此以自哀

附解序刺幽王毛氏謂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朱子從之然此乃有位之詞非人民作故列於雅也葢人臣事君惟聖人忠愛不分窮達或爲貧而仕微職亦必盡忠終身窮困不忘致君澤民若大用之則必傾心委任乃出而圖君



下此庶司百職不必有伊周孔孟之材而竭忠盡職亦爲良臣若圖祿位而仕卽小人矣然人才不一非純乎道者不能致身有才能者得一官一邑可以自効亦欲仰事俯畜無憂饑寒亦人情之正也故聖王優禮大臣而羣臣亦待以忠信重祿安有用其子而不養其父母使之移孝作忠者乎此詩哀念父母十分沈痛必非但苦貧苦其在朝也桎梏之奴役之必有去不得去辭不得辭之事去則獲罪更貽親憂留則困窮不贍朝夕故哀切如此而夫子錄之以戒人君當體恤臣下然後孝治浹而忠賢効命也其

平王因西戎焚燬宮室故遷東都其宴安之志蓋未嘗思發奮恢復祗圖逸樂故東遷之後重取於民以自奉此詩極陳苦累可以戒後世之徵求無厭者故聖人錄之也



自言鮮民又言民莫不穀則為有位昭然以南山飄風喻朝政亦非但勞苦而已識者詳之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捄長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周道周之王道砥礪石如砥平也如矢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睠反顧猶言追溯潸涕下貌詩人即己所食以起興言有饛簋之飧有捄棘之匕已堪果腹因思先王制禮但取其宜不求其侈即此簋與匕而推之凡事無不有其制周道固至平如砥至直如矢君子所宜行小人所視為則也乃至今日而迴視先王之禮不禁潸焉出涕則逾制久矣蓋東國厚斂祗緣奢侈故即此起興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几○賦也小東大東方小大之國杼持緯者梭也柚受經卷織者也空盡也佻佻薄弱貌公子貴族周行大路疚病也承上言所以出涕者由王制廢壞奢取虐民東方大小之國杼柚皆盡至於躡葛屨而履霜佻佻之公子亦奔走道路往來供億民不堪命使我心疚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比也冽寒意泉側出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憚勞也尚庶幾載載以歸也承上言民困如此使上之人及是時而休息之猶可蘇也彼薪乾而後可爨民養而後可用故有冽之寒泉毋浸穫薪薪浸則腐矣我契契而寤歎哀我憚人亦如薪之不可再浸薪是穫薪尚可載歸用之憚人稍息亦可俟時再用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音箕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賦也東人諸侯之人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從王者自西而來故曰西人舟人為西人操舟者私人為西人服役者僚官試用也承上言民宜休息而乃竟不然不但不息

而已且東人之子專主勞苦曾無慰撫之者西人之子則粲粲衣服方競奢麗下逮舟子亦衣熊羆之裘私人之子皆試百僚之位則東人不堪命甚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鞙鞙長貌璲瑞玉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舉踵望也衛風跂予望之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襄駕也謂織女星終日開自卯至酉歷七次至捷也承上言東人甚苦而西人方奢或饋之以酒而西人不以為漿或與之以鞙鞙之佩璲而西人不以為長蓋難給無厭之求矣因思維天有漢視之儼然有光則傾天河以為酒庶可供其飲乎跂彼織女終日而歷七次則倩織女以為佩庶可給其衣乎甚言民力竭而求助於天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彌郎反**西有長庚**音剛**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賦也報章成章也睆圓明貌牽牛河鼓星狀如牽牛者然服駕也箱車箱啟明長庚一星而早晚異名以其先日而出曰啟明後日而入

庚天畢畢星也其星八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其日如掩兔之畢行列也承上言求助於天而天不能助彼織女雖則七襄徒有織之名實不能成章以供布縷之征也睆彼牽牛雖以牛名亦不能服箱以助轉輸之勞也且也徵求維日不足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豈能使日長晝以資營作之勤至於有捄天畢酷肖掩兔之網宜乎可以助我網取禽獸供上之欲矣然亦不過施之行列則天固無如無厭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箕斗二星夏秋之交見於南方詩人即時所見而言斗仍曰北者以斗為天樞不更易其號也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上二為踵下二為舌踵反在上故曰翕其舌翕引也斗柄西指正秋時又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穅粃北斗亦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特不能益我乃亦若助西人也蓋無聊之極觸處愁怨譚大夫曲給其情以告病故不嫌詞之甚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東遷之初王室重斂民困於役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附解此詩先儒無異詞惟鄭箋謂譚大夫九苦征役非也詩明言小東大東葢東國大小皆困譚大夫作此告王使知民病惟出於旁觀之詞故怨怒無聊不嫌徑直聶夷中田家詩鄭俠流民圖遜其沈痛矣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藏於周室故譚大夫之詩得入於雅然當時陳詩之典已廢此譚大夫當是王朝卿士非譚國之大夫也古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歴城縣東南王室無緣役及之序刺亂范處義云刺幽王不合平王東遷故都之府藏已爲西戎殘燬王室新定一切費用不得不重取於東諸侯而從王之人皆西周來者故詩怨之也觀春秋初年天王使來求車求金則王室之征求可想有饛簋飧二句鄭箋牽强朱傳無義周道與周行同解上下文義不貫均不可從

雅詩皆朝廷之作此詩因行役而傷殘賊告哀於有司是忠愛之意也若但自敘其苦亦何取焉

四月維夏音戶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魚語二韻○比而賦也四月六月初行役之時徂往也匪人非他人言至親也忍予忍視其遭禍難也首三章以行役之時喻時政不善而歎己適當其時不忍坐視又無權以正之此以盛夏酷暑喻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比而賦也凄凄蕭瑟意卉草木之通稱腓病離流離瘼病之深奚何適之也此以秋日凄慘喻百卉

具腓腨目所見如民之亂離亦病甚矣我將何所適歸哉**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比而賦也烈烈猶栗烈發發疾貌言時又臨冬日烈烈而風發發征人尤不堪矣因歎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罹害不言民罹害而言己受害以告哀於其上不便斥言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興也嘉美侯維廢變殘禍賊傷也尤過也此下三節乃言己行役所見之事民困苛政故勉其地有司盡職此章言有位不臧有美材可爲善者皆被毀傷是誰之過曰莫知忠厚也**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古音直谷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言泉水尚有清濁而我日日遇禍何以能善蓊處處皆酷吏不言民受禍而日己構禍曷云能穀無一善者非謂己不得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甯莫我有**音以○比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卽其所見以興紀綱紀謂襟帶包絡之也瘁病有顧念也此乃勉之使盡忠愛民言民困如此有位者何以忍而禍之豈因去朝廷遠雖竭忠而莫知乎然人臣愛民乃所以盡忠果能仁民如水澤物積之於久民賴其生善政豈能終掩彼滔滔江漢爲南國之紀爲其澤民也果盡瘁以仕君卽莫知民甯忘之而莫我有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賦也鶉或作鷻鵰也鳶亦鷙鳥邪氏曰鶉也鱣鮪大魚此乃言己所以不敢去位之故言君臣義不可逃時雖亂離豈可恝然而去之彼鶉鳶則飛戾天鱣鮪則潛于淵而人臣非其類也既仕則當盡忠亦惟盡瘁而已**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比而賦也蕨薇杞皆見前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叢生山中大者可爲車輞又言有司尊卑不一然各有職業皆當有益於國與民彼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皆可爲民食用位雖卑也豈不可以澤民古之君子當下情不能上達亦惟作歌告哀我今亦惟作此詩以告冀有益於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大夫行役哀民困於虐政而作此以告有司

附解序謂刺幽王毛氏申之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鄭孔附會之而其說牽强或謂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稍近之矣而義亦未暢孔叢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節取先祖匪人立義耳而王肅遂附會焉孫毓難之而所言亦謬集傳以爲遭亂自傷之詩葢覺諸說之不安也然於文義亦多未融惟朱氏善謂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乃爲得之然以爲懼禍則非也此乃忠臣行役見民困苦俱由有司暴虐故愷切風之皇華之詩勞使臣而勉以咨諏咨謀葢聖王恐下情不能上達故詳戒之此詩猶見良

王朝之卿亦可稱大夫此

法之遺國家衰亂固視君相之賢否而羣有司分職効勞九多親民之官三代而下往往守土之吏不賢剝民自利朝廷不能遠矚至於民不堪命土崩瓦解雖欲救之而無從故聖人錄此詩以明有司不良忠賢太息而堂廉高遠不及知之爲衰亂所由來也前人何以忽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小旻之什十篇序皆謂刺幽王然細核其詞義不盡爲幽王作也今各就本文釋之務求通順不敢拘傳註而晦經文識者辨之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

大夫蓋執政者而詩人亦必迹居貴戚故明知不均而不可不從夫子錄之則以戒乎後世



母滿以反○比而賦也北山寒峻杞非可食之物喻陟險行役所任非要事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言陟彼北山而所事者采杞耳偕偕之士于朝夕從事本非要事執政者以王命役之然王事何窮我亦何敢辭但父母無所養堪憂耳此章正意已盡

**溥天之下**音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音形○賦也溥遍率循濱涯也此乃承出大夫來大夫執政者言土廣臣衆而執政不均獨以我爲賢而役之明其實非王命也

**四牡彭彭**音旁**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彭彭行不得息傍傍勞不得已嘉善鮮少以爲少而難得將壯也旅與膂同脊骨也承上獨賢之意而言大夫豈眞以我爲賢哉假王事役我使不得休息特以我年壯堪任勞苦耳經營四方四方皆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賦也燕燕安閒貌此下就己推開言不均之實或安居于家或盡瘁于國或高臥于牀或奔走于道苦樂相懸矣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叫呼號召也慘慘苦貌鞅掌失容也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常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者之衆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音譌○賦也此又言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逸而益縱其欲或慘慘畏咎勞而猶恐得罪或出入風議己不任勞而且持勞者之短或靡事不爲憑權藉勢以苦同力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大夫假君命以役臣不得孝養其親其人作此刺之

附解序謂大夫刺幽王詩傳謂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朱子則但以爲大夫行役而作然詩明言大夫不均非刺王

小人不可共事況衰亂之

矣謂大夫行役勞苦而怨尤非人臣盡職盡瘁乃其本分卽不得侍親亦忠孝不能兩全安得怨謗玩其詞義乃執政專擅以天子命役使同列而其人或係世戚忠賢義不可去惡其不均將使賢能解體故作此刺之夫子錄之亦以權臣擅命以私意役使忠賢順則引爲己黨逆則加以罪戮往往有之故以此爲戒也不然君子之仕也揆之於義義不容辭則盡瘁鞠躬義不可留則全身高蹈若受祿而不任勞戀棧而怨不均乃小人之尤夫子何以取之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當作疧兮比也將扶進也大車任載



時欲因以成功乎後世賢臣不明此詩之義者甚衆是以無濟於國而徒殞其身也

重物喩執政者也祇適疷病也忠臣欲襄執政以濟國而不知其不可與故詩人箴之曰君子愼其所與憂國必求其有濟不然無益於國有累於身也譬彼行道無將大車將之則大車未必可行而塵反蔽目人臣遇事不可爲亦惟潔身全道無徒思百憂以自病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比也冥冥昏之甚熲與耿同小明也又言與小人共事如將大車其塵冥冥小人無明白之時不能有濟而徒思百憂止如居暗隙而得天光所見不出於熲也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比也雍猶蔽也重累也又言小人不但難與圖功且將爲所累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時有忠臣欲輔執政濟國而不知其人非也詩人作此箴之

附解序云大夫悔將小人朱子謂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然以大車喩小人行役均未當也大車者執政之位時小

屢言豈不懷歸而終勉以無恆安息其為朝臣問答之作顯然後世擬蘇武李陵贈答之作但敘私情無關國政其心跡本相懸也

人當國君子憂國思相與扶持而安全之其意固美但小人昏庸不可與明而徒失身無濟於國故詩人戒之欲其知止也一章言徒自病二章言小人不明必不見用三章言不惟無益而有累文義甚明不必舍經從傳也古今忠義之士誤從小人欲濟國而無益罹禍者甚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艽野 神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西鎬在晉地艽地名蓋鎬之近邑野遠和二相懷思罟網大夫從王於鎬而告朝臣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固無微不察今日之亂良不虛生也我行往西至於艽野之遠其始來也二月初吉今已幾易寒暑心之憂者此禍太酷念彼共和守國之人不得同朝涕零如雨豈不懷歸乎但以大義不容棄君而去以干罪罟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音豫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歲除周之二月歲除之時曷云其還何能還也獨從王無他人庶多憚勞睠睠勤厚之意懷顧共和諸臣遣使問訊也譴責也言已往之時日月方除業已從王王不得還已曷云能還乎歲忽已莫念己少同僚任事甚多心所憂者勞我以不暇而無濟於事念彼共人睠睠懷顧遠人我豈不懷歸恐干大義而受譴怒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音促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與隩同歲除之時民皆隩處也蹙窮急也詒遺戚憂出宿欲遂歸反覆

謂始從而中變申言己從王已久王不得復歸則己何時還乎自出居至今時益久矣而王無自怨自艾之心政事益壞歲云莫矣采蕭以為薪穫菽以為食其困如此心之憂矣豈他人為之乎亦自詒伊戚耳蓋言王自取而諱其詞於己念彼共人興言出宿遂欲徑歸然終不歸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之行不可以對共人耳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謂共人恆常安處安居朝廷也靖者盡心共者盡職與助也聽式憑也式用穀祿以猶與也此乃勉共和之善為圖國故嗟歎而言爾君子毋以安處朝廷為幸當靖共爾位與正直之人共圖國是則神明式憑必穀女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心安也好愛介助景大也又言君子無恆安息而忘戒懼當靖共爾位正直之人不特當與同謀更當好之而以誠相信則神之聽之必介爾景福蓋自甘勞苦又勉內臣心勤詩人可謂賢矣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厲王出居於彘大夫從王為此詩以復朝臣之問也

附解序曰大夫悔仕於亂世鄭箋孔疏解說生強朱傳主行役說於文義亦多不明或曰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念而作是也而猶未盡宣詩義今疏通之蓋厲王暴虐國人流王於彘周召二公共治號曰共和夫國人既出王則畔矣非周召二公鎮撫百姓保護王身豈有不大亂者想二公之賢亦不亞於厥祖乃能處變定亂出王於彘必為賢臣以輔翼之而且內安百姓外撫諸侯晏

然無恙共和十四年之久宣王藉以中興甯俞子鮮從衞君識者歸功推挽則當日周召可知國人之所以逐王以其虐耳周召以仁安之所以亂已而且從王之賢臣亦必周召所遺使之啟沃冀王改行復辟奈王不然故詩言政事愈蹙而心憂不得還國既知王必不能改行將終老於彘故勉共和諸人靖共正直以待新君必知爾忠正不至降罪厥後宣王中興果如其言詩人之賢可知矣然非周召實有才德誠心爲國豈免於罪此事與伊尹放桐同一盛烈蓋千古所無非此詩何以明之若子西保路田單復齊亦彷彿似之然難易殊而功業亦異矣至小明篇名因大雅有大明此曰小明歐陽公謂名篇者偶爲誌別不關詩義信矣

樂以導人心之和周室雖衰禮度猶存草野賢士大夫猶有肄及之者故能以雅以南而以籥不僭詩人聞之而反復咏歎所以思淑人不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桐柏山今河南信陽州東會泗至淮安府安東縣入海湯湯水流動有聲貌淑善淑人君子謂先王先公允信也言鼓鐘將將與淮水之湯湯相應聞之而憂心且傷念先王以此和民之情至久而遺音猶在淑人君子令人懷思之深而不忘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賦也喈喈衆樂和聲湝湝衆水流聲悲則更甚於傷回邪也古者作樂先擊鐘而衆音始作故鼓鐘以導樂而衆音和鳴與淮水衆聲相應聞之憂心且悲者思淑人君子有是德而後有是樂今徒樂存而不回之德杳矣所以憂悲也

鼓鐘

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賦而比也鼛役鼓周禮以鼛鼓鼓役事是也洲水中之地水涸而洲見妯動也猶似也言鼓鐘甚樂而怨伐鼛鼓民困于役樂者自樂憂者方憂如淮水方盛忽有三洲不盡安流是以憂心而妯思淑人君子當年和民其德不如此也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賦也欽欽聲有節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同音言其和雅朝廷正始之音南二南風化之樂籥舞器僭差也言鼓鐘有節而琴瑟笙磬無不諧和其音則合於雅南籥舞亦不差其節此皆先王遺澤之久長而今也政治不若徒有此樂使人不能無思古之悲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大夫淮水之上聞樂而念先王歎今之不古若也

附解序刺幽王齊魯韓三家謂刺昭王考之載籍皆無確據或以爲穆王而援祈招之愔愔以爲相類似矣然彼明言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無醉飽之心此則咏樂突接憂心且悲復言淑人君子承接語意殊甚隱躍再三玩味前人謂傷今思古其說是矣而必以爲刺王流連則非盍流連之樂尚安得有以雅以南之盛況必明指何王實無所稽今即本文繹之蓋周衰先王禮樂之教猶有存者周公作樂無論朝野皆有詩歌樂舞樂與詩皆不可一日離也但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敬者易肆久而弛焉和者樂趣久猶習焉此人於淮水之上聞鼓鐘及諸樂猶有古音而禮教廢弛故思先王和民情必先節民性今也不

神庇民者也民氣樂而歲豐稔又能致敬盡禮神斯享之此詩曲盡其義以詞

然是以思淑人君子而歎其德不猶德之不猶祇以鼛鼓微露之民非不可教也上無德則無以導民樂雖存而所以樂之道不存故反復流連慨喟深焉蓋文武周公德澤在人朝廷政雖衰亂而草野遺音猶存夫子所以錄之爲主世教者勸也簡兮之碩人執籥秉翟而思西方之美人其亦同此懷抱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古音以以介景福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抽除也我主祭者自謂與與翼翼皆繁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獻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是也侑勸食介助景大也言翦除茨棘先人何爲如此勤勞乎蓋以蓺黍稷也黍稷豐盛倉庾充盈然後以爲酒食享祀先人妥之侑之以大其福蓋力農爲祭祀之本也



則被諸弦歌其義則歸美君上故不列於頌而列於雅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音普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方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古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濟蹌蹌敬之容也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絜與潔同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其皮亨熟其肉肆陳其骨體於俎將奉持而進之祊廟門內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故祝祭門內以求神祀事祭祀之事孔明禮甚備皇君臨之也神保保先祖以來者護從之屬慶幸求神而神來乃孝孫之慶慶其得神之歡從茲將報以大福與遐壽此節重祀事孔明言執事恪而禮儀備以此神保享而福壽來

執爨踖踖音鵲爲俎孔碩音芍或燔或炙音灼君婦莫莫爲豆孔庶音鵲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

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音閣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賦也爨竈也禮有饔爨以
煮肉在門東南北上有廩爨以炊米在饔爨之北踖踖敬也
俎所以載牲體碩牲體大也言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言從
獻也禮曰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君
婦主婦莫莫敬而靜凡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豆所以盛肉羞庶羞君婦所爲庶多也賓客四方來助祭者
賓長爲賓眾賓爲客獻酬互飲也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
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主酌賓曰獻賓飲主曰酢主又自飲
而復飲賓曰酬交錯旅酬眾賓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禮儀
盡合法度而笑語盡得其宜古者於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
之內和樂生於誠敬之中也格至也前言福壽初獻而莫幸
之詞此則神至而果降以福壽如與之酬酢也此節
推言凡執事之人及主婦眾賓皆無失禮神尤喜之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音傾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勞之意工祝工於祝者徂往賚錫苾芬香也卜予
也幾期式法也齊整肅稷敏給也匡正敕戒極至也承上二
節而言主人甚勞而行禮莫愆故神使工祝往告孝孫而賞
賚之曰爾孝祀芳潔神是以嗜爾飲食而予爾百福使爾有
求即如期而來不遲晚也所得皆如法豐足不偏欺也所以
然者非但享爾飲食之故爾之於禮既整齊又敏給既正大
又謹敕故不特賚爾於一時且永錫爾爲眾
善之主萬億無已蓋言長爲建極之尊也禮儀既備音畢鐘
鼓既戒音急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音骼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
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
既備禮成也既戒樂止也徂位祭祀畢而主人往阼階下西
面之位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神無形而言具醉者
誠敬之至如見之也尸稱皇尊之也神依於尸神醉故尸起
鼓鐘金奏肆夏也送尸而先祖歸故神保亦歸前同享今同
歸也諸宰眾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者以疾爲敬亦
不留神惠之意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

尊賓客親骨月也燕而言私非狎昵之謂也祭重公義雖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天子諸侯皆尊諸父而與兄弟齒也此節言送神之事也

樂具入奏（古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音羌）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聲上）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畢而燕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也綏安也人神之主也神享既受福燕又推神惠以及人故曰以綏後祿爾殽即所徹之羞莫怨具慶神惠遍也既皆醉飽又稽首而言神嗜飲食既言君壽考矣則推此誠敬之意以達於人民使民皆受其惠使事各當其時天下事無不盡得其宜子子孫孫長守此道勿廢其禮且引而伸之蓋必如是始為福壽之實而神之所賚以人心所願而益信也此節即燕私之慶言以收束通篇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周初民和年豐祭事既成羣臣頌禱君上而作後遂爲祭畢燕飲之樂歌夫子錄之以明洽神人和上下之義下三篇彷此

附解序謂刺幽王毛鄭皆言思古非今然按之詩文無刺意朱子以其在小雅非天子詩改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然鼓鐘送尸使君壽考非公卿可當篇中自農事重粢盛起詳敘祭事始末而多頌禱語則明非天子所作亦非祭時所用蓋周之盛時百度俱修上恬下熙自天子宗廟以迄士庶皆能重農力本以安室家而奉祭祀此篇則羣臣美天子而頌之下篇信南山美諸侯甫田大田則大夫士也其初祇是臣下頌祝之言其後

相沿遂爲祭畢燕樂之樂歌夫子存之以見盛世上下和樂神人相孚之槪也神保朱子以爲尸之嘉號如楚詞靈保之意然觀五章之下又言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則神保非卽尸也葢詩人神其先人以爲雲從之者有人且不敢遽言先祖是享而言神保猶言其騶從亦既享我則先祖可知謙敬之詞也故敬從

古者田祿最重奉宗廟而長子孫胥於是賴此詩所以首明斯義而子孫之克承先業保世滋大之事皆寓其中所以制爲樂歌而使懷永不忘也

**折衷**之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滿以反 賦也

**折衷**曰信與伸通言山之緜亘如引伸而不窮也南山終南山維惟同甸治也畇畇墾闢而平均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遂溝畝壟也地之大勢東南下爲田必疏其下以利水故舉以例西北言信乎南山之廣袤維禹能甸之此畇畇之原隰亦維曾孫能田之而我亦得因其疆理之舊得有此田畝也葢正疆界治田畝諸侯之事詩人本其先世言之而並美其子孫以爲祭祀粢盛之所由來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古音屋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多也霑足遍洽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則饒洽矣又言得天之時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古音于逼反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埸田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承上言地利得而疆埸翼翼天時和而黍稷彧彧以曾孫之穡爲酒食而畀尸與賓乃能荷神之福壽考萬年葢言曾孫有德卽地利天時豐稔以該之非第謂

以酒食奉祀即得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音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祜音古○賦也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為公田內以二十畝與八家為廬舍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為菹而獻皇祖此又推言不獨酒食凡小物亦備即瓜以明之夫祭祀之菹多矣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而此獨言中田之瓜菹者田中稼穡之美不待言即他物亦繁茂則曾孫平日養民以受天庥可知故終之以壽考受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賦也清酒鬱鬯之屬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環有鈴者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此乃正言祭事祭重黍稷之馨故清酒為主而從以騂牡以是享于祖考執其鸞刀啟毛取血取膋以求神焉)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享薦也苾芬香也言薦熟也此總結上文言以是烝享而苾芬孝祀禮甚明備先祖尊嚴臨之報以介福而壽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諸侯為天子守土治民民安歲稔祭獲福而臣下頌之)

附解序刺幽王毛氏以曾孫為成王朱子陋之是矣而曰與楚茨大意略同今按篇中美曾孫能疆理原隰以富民得天時而歲稔以此祭享而神福之周制惟諸侯世守大夫賢乃世官不賢第世祿則疆理為諸侯明矣其不詳祭之事者天子為人神之主必主祭而百神享之治民而百姓安之乃能永祚諸侯則予奪聽於天子惟是土地受之先君治民事神分天子之政化故祗言疆理得宜時物順成

念己祿養所由來而鄭重農事爲民祈年卽爲民祈福情文愷切作者之賢可知

則賢可知矣其爲樂歌之義已見上篇不贅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滿以反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倬大也韓詩作菿甫亦大也十千計公田之入也一成十里以萬畝爲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爲公田皆十千之數我在上者自謂陳舊制也農人助耕公田者有年豐年適往也耘除草耔壅本也薿薿茂盛貌介際也謂衆人聚集際會之處烝進髦士秀士古者士出於農故力農者多美士言倬彼之甫田歲取其十千之入什一之征古舊制也我取其陳補其餘以食我農人農人足食乃不匱故自昔以來常有年也古既如此今我適南畝而勸相見農人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於是於所際所息之處進髦士而勞之言民之多秀也

以我齊明彌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音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粢同禮云稷曰明粢是也犧羊純色之羊社后土方祭名迎四方之神以祭臧善慶福也御迎也田祖先嗇謂始耕田者卽神農也周禮凡祈年於田祖則吹豳擊土鼓以樂田畯穀善也承上言農人多秀良而能勤穡事故我得以我齊明與我犧羊祭社祭方明神佑而田臧農夫之慶且作樂以祈田祖冀長此有年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滿以反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見上終善且有音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音米○賦也曾孫爲人子孫者之通稱告神亦得通用謂田主也饁餉攘取也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速也承上言祈神而神果相之曾孫來止偕婦子而餉農人田畯甚喜取其左右所饁嘗其旨否以獎農人禾易而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曾孫不必怒嗔而農夫自克敏也此篇與下篇言田畯至喜皆於饁彼之時田畯勸農之官故喜其勤而楚茨信南山不言天子公卿尊也

曾孫之稼音古與庾協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疆音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羌音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賦也秀實曰稼茨屋茨言密比也梁車梁言穹
窿也庾露積也坻水中高地京高丘也箱車箱
承上言神人兩協是以曾孫之稼其在野也如茨如梁
及其既收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倉萬箱以斂之黍
稷稻粱無所不有此皆農夫之功所致祈神宜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蓋歸美於下欲報以無窮之福古言萬壽猶今人言
萬福非必天
子始云爾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夫能治民而安之重農務本以奉祭祀爲此詩以祈神其後遂爲凡有
位祈年之樂歌也

附解序刺幽王毛鄭附之朱子不取之云公卿力於農事以
奉方社田祖之樂歌當矣蓋農固爲國本而周家祿采皆



取於田其事尤重其勸勞之法至多禮經具詳此詩敘祭
祀止以我齊明數句其餘皆敘農事而歸美於農夫與上
二篇不同者大夫之分與天子諸侯異也大夫采地其得
失尤易頓殊幸有采田或受之先人亦係國恩當鄭重而
愛民竝慰勞之況周家農卽士士卽農髦士出焉非可虐
用其民浚脂膏而使不暇耕也篇首卽言不過取於民冀
古之有年適南畝而烝髦士蓋勸農之中課士亦寓矣次
章言己之得奉祭祀與爲民祈年皆賴農夫是以己不敢
怠荒嘗饁餉之而農夫不俟怒責俱自克敏自謙之言也

農爲衣食之原無貴賤皆賴之而士庶九親其事此詩詳種戒田功等事及苗稼情形除害祈神雨澤豐稔具備正爲士庶人食田力穡乃其本職而雨田先公後私餘利以贍寡婦敎即寓焉故夫子錄以爲法也

而其人平日有澤於民可知矣末章言稼庾充盛隨所取攜而不窮此皆農夫之慶己乃得分其慶祈神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結二語乃祈神之詞前人不明其旨所以疑朱子之非耳此大夫采田受之先人者故自稱會孫亦以其係對神而言自云乃爾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滿以反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賦也種曰稼斂曰穡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言田大而種多故先事而擇其種飭其具然後以其利器始有事於南畝耕而播之其生既直遂矣又碩大焉以是順會孫之所欲力田者孝養之本且告神故曰會孫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音毀○賦也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皁粒汁未滿也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稺幼禾也上文庭碩言其苗耳此則言其秀而方皁實而堅好既實之後並稂莠而去之則稼美矣然猶螟螣蟊賊之爲害此非人力所及也祈田祖之神取而畀之炎火盛夏之時炎帝司令故其禱詞如此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賦也渰水雲貌萋萋盛也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徐則入土公田會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穉晚禾之幼者穧束秉把也滯刈之所不及者承上言諸害果無而甘雨復以時澍公田私田皆及於是收斂之時豐穰非常彼有未穫之穉禾此有不斂之禾束彼有遺忘之秉此有漏滯之穗不盡取之留以爲寡婦之利先公而後私利及於寡婦忠敬之忱仁惠之俗皆可覘焉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滿以反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方墨反○賦也曾孫來止省斂也饁餉穫者也禮之爲言煙也潔祭之名臭陽達於上之義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獨舉騂黑者以秉畀炎火之故禮南方以報祝融雨我公田之故禮北方以報元冥也言方穫之時曾孫來止田畯亦喜而以禮報願神降之福長茲有年介景福焉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此士庶以下祈年報賽之樂歌亦周盛時朝廷所作使士民用之而後遂沿爲典常者也

附解序刺幽王言矜寡不能自存專以寡婦之利句爲說迂陋甚矣周家重農其法制詳密載籍具見前三詩天子諸侯大夫此士庶祈年報賽之樂歌或制自朝廷或元公制作之時所製皆不可考而必非民閒之作故列於雅也篇中稱曾孫田祖享祀義固昭然而前人或以爲豳雅大非愚已著其說於七月之詩茲不贅矣



會諸侯而修武事其平日允有德威惟畏之實諸侯乃頌美之如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比而賦也洛水名出宏農郡上洛縣冢領山至洛陽而始大泱泱浩蕩貌喻國家明盛之勢且據形勝也君子至止會諸侯於東都也如茨積厚也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夫之戎服奭赤貌作起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言洛水之形勝天子朝會諸侯於此臣民以天子之至爲榮恩施所及福祿如茨百官皆備戎服以從行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比而賦也鞞刀鞘琫刀上飾珌刀下飾蓋天子亦戎服如今之行裝也家室王室天子以天下爲家言天子至止亦著戎服德威竝著知其能

萬年保固王室也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博工反○比而賦也既同天子有福與諸侯同之邦諸侯之國天子有德則大畏小懷不特保王室兼保萬邦矣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天子朝諸侯於東都德威兼著諸侯頌之如此

附解序刺幽王而思古明王矣安朱子謂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美之是也而云講武事則偏周公營洛邑以朝諸侯一者省諸侯時見之煩二者巡狩述職並具以考禮正刑一德然必天子平日九經之義俱全大畏小懷罔敢隕越而後六軍所至臣民歡洽此詩言六師王行必以六軍



從也天子鞞琫行裝也非爲講武而然吉日車攻美宣王以其值周衰而中興能振乾綱此則武王成康盛時恬熙之候雖朝會而田講武亦所不廢然所以福祿如茨不在乎此朱氏善謂周人尚文其弊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以詰戎兵畢公戒康王以張皇六師似聖人惟恐威權不立者然不知聖人文德武功本無偏廢德威惟畏自有相維相輔以一天下之人心者後世强武則慮其暴仁慈則慮其弱由本原不清故好尚各偏周之盛時豈容有此儒者解經每因所處之時寓規諷之意而各主一說然已令

美諸侯之有德有容有才有技而喜於觀止上下相親君臣一德之象宛然在目



經文本意大晦且於聖人維世立教特存載籍之意不明不可不辨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音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本作常常棣也湑露浥而茂盛也之子謂諸侯寫譽處義見蓼蕭以裳華之浥露而潤澤興之子之容采秀潤而言己一見則心爲傾寫蓋喜其實能爲己宣勞是以有聲譽而安於其位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音羌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言其文采昭著於外是以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音博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或黃或白非一色也興之子或有德有文或善射御才亦不一沃若柔而潤上章美其文此章美其武也

左七何反之左之君子宜音俄之右音以之右之君子有音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左右猶言外內才著於外德存於內承上二章言其才全德備左之左之以試其才而才無不宜右之右之以考其德而德無不有然見於外者本乎內德者才之本也惟其有之是以著於外者似乎內此以見先王取人必由其本而後取其末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天子美諸侯之詩所以答瞻彼洛矣之意

附解前人多謂天子美諸侯義實優於序說朱子以爲答瞻彼洛則尤得其情事也蓋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美天子之德威而天子答之美其文武才能歸於內之有德蓋天子以乾綱爲威諸侯以承宣德意爲要故其頌禱之意各殊且因東都朝會而燕飲故與蓼蕭湛露燕閒之詩不

古者諸侯各君國子民刑賞予奪不盡田天子惟禮樂制度一稟王章方伯之權最重上承天子下帥諸侯苟非其人淩替所由作也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同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比也交交羣飛往來貌鶯羽有文采扈之羽類之桑扈應候而交飛比諸侯如期而旅見其羽鶯然而有文比諸侯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天子喜而饗之與之相樂期其必受天之福也胥語詞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比也領頸屏蔽也言衆諸侯之中其尤賢者禮義更盛如交交之桑扈其領尤鶯然天子是以樂與之燕以爲方伯萬邦恃之爲屏也

之屏 音丙 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 乃多反 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翰之爲物障土以築牆辟君憲法也不丕同戢斂難愼受福謂天子賴其力那多也承上言以此爲屏爲翰百辟皆以爲法蓋方伯賢明宣布天子德威諸侯皆斂戢戒愼我之受福甚多美其平日之功如此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而比也兕觥兕性剛好觸以兕角爲爵其狀觵觵然觩角上曲貌酒易發人之剛故以此寓戒思柔意謙下也彼兕觥其觩剛直之象似之而非以剛淩人也內德溫恭常思謙退卽旨酒適口易於亂性而思則甚柔所以平日邦交諸侯不生傲慢無意於福而萬福自來求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方伯以其屬旅見於天子天子燕之作此詩以美也

附解序謂刺幽王詩無刺意朱子謂天子美諸侯是也但詩意淺深相承重美屏翰以美方伯之詞與湛露彤弓意自各別又三章三不字舊說皆作豈不解亦通但書丕克遠

歸美君王臣子之常而頌其畢羅以明懷柔有道則規在其中矣

省馬融作不周頌不顯不承猶書丕顯丕承故秦詛楚文曰不顯大神巫咸泰和鐘銘曰不顯皇祖古不丕字原通則作丕字解較爲直捷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魚何反之比而賦也鴛鴦匹鳥也止則相耦飛則爲雙喻諸侯相親如後世所謂鴛行也畢小網長柄者羅罔也君子謂天子方伯承前篇天子之美而言已非有能乃天子神聖能懷來諸侯譬則鴛鴦于飛或畢之或羅之天子德意足以固結諸侯而諸侯附親萬年之福祿惟君子宜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方墨反○比而賦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於外是也遐遠也言諸侯來朝內附天子斂其才智如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此皆天子神聖羣辟拱附萬年之遐福允相宜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迷去聲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賦也乘馬諸侯所駕摧莝秣粟艾養也承上言天子有德於諸侯而諸侯附之卽如今之來朝也燕惠錫予固不必言下至細微亦皆恩及諸侯之乘馬在廄必摧之焉必秣之焉蓋其恩意周至卽此已見其概而歎君子萬年福祿永爲受養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比而賦也綏安也謂長享安平之樂卽摧秣一事以例其餘故反復咏歎以致流連不盡之意

鴛鴦四章章四句方伯答前篇之意而歸善於君自遜其美也

附解序說無理朱子以爲諸侯所以答桑扈是矣第於詞義取興未盡熨貼今爲疏通之

有位者能惠及親戚則民不偷兄弟甥舅以見君子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

為樂則平日之篤於親可知非第以酒餚之美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尤道得沉痛

說懌賦而比也頍古規字弁圓貌弁皮弁旨嘉皆美也蔦寄生也烏烏食物子落枝節閒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輭莖似槐皮而肥肥三四月開黃白花六七月結實色黃如小豆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君子謂主人奕奕憂心不定也言有頍者弁伊何人乎言宗族姻黨多貴者也因設燕而來非異人皆兄弟也兄弟至戚又素蒙恩誼如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幸得所依故未見君子之時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而暢所懷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方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賦而比也期會也時得其時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不但悅懌而且欲有善以相及也言有頍者弁何為而期會乎因爾殽豐美兄弟相約具來如蔦蘿施于松上便可干霄故未見而憂心怲怲既見則獲益無窮庶幾有臧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之為霰迫寒勝則大雪矣言頍弁宜於首與酒旨殽阜宜乎燕樂兄弟甥舅因歎良時不再年將老而先衰如雨雪之先霰恐死喪無日相見無幾多時是以樂酒今夕君子特與親戚同宴也蓋主人樂賓惟恐不及賓故揣其意而美其今夕之宴如此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兄弟親戚因燕飲而美主人之詩

附解序刺幽王非也或以為燕王族或以為燕親戚朱子兼用之然玩其詞義乃卿大夫能篤於宗族昏姻而賓美主人也三章皆以有頍者弁起其為有位之詩可知人倫之道自愛親敬長而推以及於宗親孝友睦婣任恤所以六

昏姻人倫之始然必以令德相成始爲正家之本聖人以此詩燕樂新昏使人涵泳而得其中正其詞亦姍姍有致也

德六行相兼而善近人或偏厚或簡棄皆非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音以）式燕且喜（賦也間關車舝聲舝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孌美貌逝往括會也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因彼美之少女故乘此車以往迎也在道而如飢渴非飢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也及其既至雖無好友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轉音豫○比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頭上有肉冠冠上蘩毛長數寸辰時碩大令善也前言其少故曰季此言其德故曰碩前往迎之故望來括今已至止故言來教譽美也爾卽季女射厭也言鷮集平林以比碩女來於己家蓋於其初至卽知其有令德幸其必有以教己而式燕且譽好之無射重其德非以其色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賦也此正言其燕也女指碩女謙言雖無旨酒嘉殽冀其飲食己雖無德以女之德且爲歌舞以慶之然使其果無德亦安能好德如是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賦而比也柞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始脫其材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卽析柞之事以比女德方茂易成家也湑盛鮮少鮮我覯爾倒句法言如爾德我罕覯也惟其鮮覯是以覯而心寫此下皆成婚以後之事）高山仰（音昂）止景行（戶郎反）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比而賦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此乃相爲慰勉之詞言高山則宜仰止景行則宜行止喩正身齊家之道宜於遵行然必夫婦諧和而後可不觀之車馬乎彼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則可以行遠今者覯爾新婚觀爾之德可以相勖成家我心以慰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賢士大夫得賢配於其始至燕樂之而夫子錄以爲娶妻之法）

附解序謂大夫刺幽王毛鄭孔氏傳會之殊甚牽强朱子以爲燕新昏是也但昏禮無燕新婚之文何以有此詩蓋當時士大夫有得賢婦者作此以相戒勉而夫子以其得倡隨相勗之正故錄之關雎爲房中之樂周公制禮以正內正外教人固不禁其相燕樂也但燕樂而相勗以令德自與狎昵不同抑此詩之作也其必周之盛乎常棣之詩言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手足伉儷皆和樂且湛矣而後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此樂新昏者其亦必然不然兄弟未翕父母未順而第自喜得賢妻而已君子亦何取焉此際最宜詳辨前人解常棣妻子好合樂爾妻帑混而莫別似詩言重複者然愚已詳釋本文參觀會通詩義乃明毋忽也

讒諂亂明于古同摵以汁蠅之質結黨窺伺外則亂四國內則構君臣語雖不多而意已盡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比也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黑白多集往來可以亂聽比小人能變是非樊藩也豈明切也弟樂易也君子謂王也言營營之青蠅其質汙穢常止于樊不可近之彼讒人亦猶是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比也棘惡木多刺古執四之處多樹棘止于棘比讒人萃處作梗以興獄訟罔極言其禍無窮交亂離間四國使諸侯畔王于外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比也榛枝葉密比蠅亦止焉喩讒人藏身之固窺伺爲姦二人聽讒與被讒者構架造也架空揑造構二人使君臣不和

青蠅三章章四句忠臣諫王勿信讒言也

酒以成禮合歡而其失也喪德失儀淫酗肆虐此詩與酒誥俱爲紂都遺俗而云先言射祭當飲亦必以禮下乃細陳飲酒之失描寫惡態于載如生妙筆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音岡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偕多而齊也賓主皆威儀齊一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縣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主人獻賓賓酢之主人醻賓受而奠之至旅乃舉是爵而相醻逸逸閑習而安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抗張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大夫士爲之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的侯之中處祈求也爵豐上之觶不中者所飲也言時而求中者非好勝也祈爾飲酒也姚氏際恆曰此章言惟射乃飲酒也前八句言射初燕飲下六句言射事祈爾爵則飲不勝者言奏爾發矢之功發而中矣求爾爵以飲我爲不勝者之詞謙言己必不中願飲爾爵不以不勝爲耻而反若以飲爲榮夫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故反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音泥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音肆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進衎樂烈祖有大功之祖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任通謂執事者林衆也爾主祭者純嘏大福湛久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也仇讀曰㪺挹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康爵坫上之爵時時物也賓既獻後室人皆入又康爵以獻尸進時物以佐飲此言祭而飲之事也言用盛樂備大禮以祭烈祖百禮既備任事之人林立無敢或怠肆者是以三獻之後神錫之福祝傳神意使其子孫長久子孫聞神受享降福皆喜樂之於是各奏爾能賓長手挹酒酌以獻尸室人又復加爵以獻之其後又酌康爵進時物以佐飲祭之需酒如此亦非以淫泆爲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

止威儀反反音番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古音於逸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賦也此賓之初筵謂非射非祭而燕飲者反反內顧而慎禮幡幡飛揚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未醉如此既醉而如彼由既醉則不知禮序也姚氏曰此下三章乃言飲酒之失古人飲酒酒酣必起舞以屬一人漢人謂之屬某故二章皆以舞言然舞可也屢舞不可也故皆以屢舞言而屢舞又有初醉至極醉之不同僊僊猶是僊遷徙其坐蹁躚自得僛僛欹傾貌無復僊僊之狀且亂有楚之籩豆傞傞盤旋不休致使弁側由淺而深備極形容此詩中有畫醉客圖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古音奴亂我籩豆田故反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移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音赤竝受其福方墨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音俄○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狀郵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正也伐害也此極言醉者之狀恥之也又言不幸而醉但當亟出則賓節飲而主盡歡彼此皆無失德是竝受福也若醉而不出僛僛傞傞如此是自伐其德何福之有古人飲酒而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奈何弗慎之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音肆○賦也監司正也史則其屬燕禮鄉射竝立司正淳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亦其類也式發語詞從謂隨其意而與之言凡人見醉者多隨其意而謂之是使醉者益放肆而至于太怠故戒與飲者勿如此也童羖無角之羊今陝甘有之三爵獻酬之禮三爵而已不識謂不善飲者識記也此乃正言戒酒之意古人制禮燕飲之際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以糾儀而肅德意至詳也今醉者恬不知愧而不醉者畏觸其怒隨

其意而謂之是以醉者益肆然則伐德之事與飲者亦有過焉誠使勿從其意而與之言無使太肆不當言者勿言不當從者勿語醉者雖號呶無人與之酬答亦將廢然而止若有從醉人之意而與言者罰之使出童羖如是則不醉者爲醉者之規戒而醉者亦少矣蓋酒能亂性惟賴禮以維之三爵之後於事已多遺忘矧敢又多飲乎戒其勿多飲失禮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衛武公惡困於酒者而作此以戒人

附解序謂衛武公刺時毛氏以爲幽王太泥韓詩謂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朱子從之愚按武公睿聖觀淇澳之詩美公盛德不諼何至飲酒失儀雖不爲酒困夫子亦嘗自謂不能然子亦以身示戒非果猶爲酒困蓋衛本紂之舊都淫湎成俗武王以酒誥戒之數傳而後至武公時又有蔑禮沈湎者公因作此示戒所以不列於風而列於雅夫酒之爲用大矣祭賓孝養禮必需之而且禦寒解穢發舒陽氣和暢神氣消憂益興奈世人不知有節喪德失儀長傲助惡自酒德有頌八仙有歌而文人才子風流相尚每託於此詩酒陶情貌爲太白猶可言花柳相酣大干禮法不可言也揆厥由來皆由任情而無養性之學性者不動之心也情者氣質多偏也養浩然之氣性定而情亦純聖人也有克己之學節情以養性賢人也謹守禮法惟恐亂性亦爲佳士天質優者自然不躭麯蘖亦可貴焉非是數者其

即小以見大而君臣燕喜太平之象宛然

失不可勝言商紂是也伯倫靑蓮有託而逃豈得以之爲例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重言在者甚安之詞也藻水草頒大首貌天子爲元首故以起興鎬地名在今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武王始居之豈凱同和也言魚在于藻得所憑依而資養其首頒然而大王在于鎬據形勝以爲天下先天下歸心豈樂飲酒以享昇平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莘長貌諸侯爲天子之翼故以尾起興言魚在藻而尾長王在鎬而諸侯賓服君臣無事但飲酒樂豈而已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也藻在水內蒲則出水外矣魚在藻而又依蒲叢密無網釣之害王在鎬而畿內與外諸侯環拱無傾危之患故其居甚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諸侯朝于鎬京天子燕之而諸侯頌美之後遂以爲樂歌也

附解序以爲刺然詩本無刺意黃氏震曰此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同輔氏廣曰此與鴛鴦相類詞雖簡而意則切不頌其德者德盛非言所能盡二者庶爲近之愚謂此武王始居鎬京諸侯初朝見京都形勝樂天子恩德而頌美之也或謂以魚興君似覺不倫不知太平日久中外晏然萬物無不得所諸侯遊於囿沼因所見以起興卽一魚而民物豐盛昇平景象如覩卽在鎬而北辰居所之象亦宛爾目前古人之文簡盡其取興不必遠大每如此後世

此與上篇皆當時偶有所作而後世遂以爲君臣燕樂唱和之樂歟

則非神聖文武覆載日月不能取譬時勢固不同也因其
爲燕飮頌美之詞故編於小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音浅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興也菽豆芼牢禮所需故因以起興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象路也元衮元衣而畫以衮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子男之服自元衮以及於黼五等之服皆具也言將采菽則必先備筐筥以興將朝諸侯則先備錫予何予籌之也雖無謙詞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芹菜名葅醢所需亦就其事起興也淠淠動而徐也嘒嘒細而節也驂駟馬數言有驂復有駟形容車馬之盛也屆至也言檻泉盛而芹茂興君子有德而外觀旂淠淠鸞噦噦非但光耀古人鸞和采章皆有禮度可覘德也驂駟之多諸侯非一也蓋初至而喜見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音戶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賦也赤芾冕服之韠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故在股下彼交旅見相交際已至而近覘之不特朝見敬謹卽彼同僚相周旋亦不怠慢紓緩也匪紓不怠慢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是天子所與也歎此樂只之君子天子命之於朝又命之於廟而福祿申之此正言其入覲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博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音騈平左右亦是率從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能鎮安之平平辯治左右諸侯之臣從入朝者上章正美諸侯此美其左右以見其德之盛也言柞枝盛而其葉蓬蓬興樂只之君子能殿天子之邦必受萬福同衆諸侯同也竝其左右之人亦率從厥德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五倫惟兄弟不易處舜有象周公桺下有兄聖人以至誠感之多方敬讓之惟舜以兄化弟耳弟於兄則尤難惟仁讓一字自盡其誠詩人爲有位言故反復譬解之如此

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紼縴也縴竹爲索以維舟使行纚綒也舟止以繫於樹維繫也葵揆同膍厚也是謂王朝戾止也言楊舟汎汎則紼纚以維之興諸侯將去則天子揆度而留燕之益尤厚於其賢者也因祝此樂只之君子福祿膍之且欲其優游善養長此來相見既惟恐即去又冀其常來厚之至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所以答魚藻之意也

附解序刺幽王諸儒皆不從之以詩無刺意也或謂諸侯免喪入朝王賜之燕於義太强惟朱子之說爲優第章內取興之意或有未明今悉正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比而賦也騂騂調和也角弓以角飾弓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向內弛之則外反故以爲比言騂騂之角弓忽然弛之則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本相諧和然苟一不謹必生離怨當無相遠爲害此章渾言不宜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謂在上之人言兄弟昏姻之睦必倡自在上有位者遠則民亦胥遠不遠而以身教則民胥傚之矣此章言有位者尤要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賦也令善也兄弟尤親故特言之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此乃承上出不令來起下章言兄弟之善者兩讓焉而常覺寬裕其不善者兩爭焉而至於交病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民暗指有位不令者諱而託言於民一方猶一隅所見淺限囿於隅也執一隅之見責人而不責己受爵不讓兄弟相爭至於喪亡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 音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爲去聲饇飽也孔甚也承上而歎之言不讓者爲子孫計耳然己之兄弟不讓其子孫之兄弟又安能不效尤此如老馬反爲駒計而不顧其後之貽害無窮因歎貪得者所獲已多如食亦既饇矣而如酌方且奢取之何無厭乎

毋教猱

升木轉音暮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注○比也猱獮猴也善升木塗泥附著徽善猷謀屬附也此乃明其傷風敗俗言民本無知不識恩誼而在位復以不讓倡之是如教猱升木以塗附塗也抑思爾本在位君子有親親之善謀則小人亦將革薄從忠何乃然乎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比也瀌瀌雪盛貌晛日氣遺與也式語詞居平居也婁屢同此乃推其故而戒以毋信讒言讒邪易消譬彼雨雪瀌瀌見晛則化誠以骨肉爲重讒言何由惑亂無如負氣不肯相下是以平居屢長其驕而兄弟之誼至於不可復合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比也南夷曰蠻西夷曰髦承上而歎之言雨雪雖盛而不久見晛則流矣乃不察之以其一言遂堅信之至使骨肉至親如蠻之異類少小相親如髦之忽棄我是以憂之而相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有位者兄弟不和至於敗亡詩人作此歎之

作功臣被罪引退解則見

附解此詩序及諸家皆謂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然玩詩意未有以見其爲刺王也曰爾遠爾教明非指斥君上之詞蓋有位者不睦兄弟至於敗亡詩人歎之因以爲凡兄弟戒亦有位者所作故列於雅也首言兄弟昏姻後專言兄弟兄弟者昏姻之本也薄其所厚未有厚其所薄故概言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是當時實事蓋參商相克久而如蠻如髦出之有位其壞裂倫俗何窮是以憂之而長太息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匿古音焉俾予靖之後

幾之明忠厚之意皆見而意味亦長識者玩之

予極焉 比而賦也柳喻權臣尚貴也上帝喻王也蹈踐也喻王甚俯就之暱近也靖安也極求之盡也言柳可蔭而今不貴息焉所以然者上帝甚俯就而蹈其地以柳為可息而暱之予嘗為之矣彼凡事使予安靖之而其後薄我已極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遠行喻貶斥之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音居銀反○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權小曷何也居處凶矜猶凶禍也言鳥之高飛亦至於天以比人當避患而去之意言鳥高飛亦至於天人之避患何不如之彼人之心有何厭乎如其有極何為恃我安靖而處以凶禍前車可鑒不宜更留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蓋忠賢有功小人反傾陷之而王不知畏罪引避寮友或留之為此詩以答也



附解序及諸家皆言王者暴虐諸侯不欲朝然君即無禮臣妄可以不忠此乃有功之臣反為權小所陷而王不察如秦檜害武穆嚴嵩禍椒山高宗世宗未之知也人主以小人為伊傅委任不疑忠賢獲罪天下騷然而朝廷以為無事鼠竊狗偷至於土崩後知亦已晚矣此人有功不賞反居凶矜故為此以復挽駕之人故夫子錄以為小人蔽明之戒蹈踐履也言上帝喜柳之菀而常蹈其地喻王俯就小人方親任之也戰國策作上帝甚神集註從之則上下文俱不順矣

即容服以覘禮度即士女以見衰情傷今思古情詞悱惻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此什之詩序皆以為刺幽王義殊穿鑿朱傳駁之是也而亦多晦解今集諸家之說而折衷焉期於合本文語義非必故與前人異也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周之西都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章文章周周室也行歸于周行事一遵王制無失禮也望望以為法此言當年貴者容服言行之美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髻草笠布冠寒素之士君子女之賢者綢韜也直但也言韜髮別紒之屬但求如髮不加飾也此言貴者平日居家儉素不見今所無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實瑱也尹氏吉氏周舊臣也苑鬱也此承上二章言此其人皆貴族而以禮防身以儉率下今已無有我心所為鬱結也風俗之變每始於貴族而奢泆婦人為甚故詩人即女子反復言之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帶垂貌禮大帶垂三尺卷髮短髮不可斂故上卷也蠆蠍其尾上曲邁遠行此言當時士女感於在上之行俱有儀度質素之美欲從之遠邁西都庶幾得一見之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旟揚也言髮揚起如旟盱張目望也承上而歎想之言帶非故垂禮當垂也髮非故卷其不可斂者猶如旟非矯飾為之也我不得見其冀望當何如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東遷俗敝有位之賢思西周風俗之美而作

附解此為思西周美俗不待言惟周字毛傳誤作忠信解朱

賢臣有忠蓋之志而君上愈玩不知此詩所以憂之也憂時之意首二句提明下皆太息之意



子謂鎬京毛解鑿空朱註不錯通篇皆言周初風俗之美於此一點周字文法之妙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曲局曲而不展謂髮結也采綠采藍皆貧賤之事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心有所憂也以憂之故予髮久已卷曲聊歸沐之此與卷耳首章同調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音儋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賦也藍染草也前襟曰襜詹瞻同五日六日蓋君約相見之期又言無心采藍所以然者期五日而六日尚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音肱之子于釣言綸之繩比也之子謂其君狩喻勘亂釣喻求賢韔弢之也綸糾之也言其君苟奮發有為欲狩乎則己願韔弓以從欲釣乎則己願綸絲以待甚冀之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音渚◯比也魴鱮大魚喻大賢也薄言觀者大賢人之所喜見也言使一旦而釣則魴鱮可得此魴鱮者眾所願往觀也而我之喜亦從可知矣

采綠四章章四句賢士憂國君欲用而不果作此自歎

附解序謂刺怨曠毛鄭從之朱子以為怨曠者自作然則宜為風而不宜為雅且三四語義不協此蓋賢士貧居君已知之而欲見之如魯平公將見孟子既而不果故作詩以自歎夫賢士非汲汲於自見也憂世憂民之切如斯期月三年夫子豈自詡哉故錄此以戒見賢而命者

首二句已將召公德惠盡言之下止敘赴役者之樂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興也芃芃盛貌陰雨細雨膏潤也悠悠遠意南行召穆公往營謝也勞撫慰之也言芃芃黍苗惟陰雨能膏之興悠悠南行惟召伯能勞之憫其苦而沛其膏

事勸功而重贊其功在王室所謂實處發揮虛處傳神實無虛非實無實非虛也

人心說而忘勞如時雨之潤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音資○賦也我民自謂也任負任者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集成也蓋語詞行役者互相勸勉言雖任輦車牛皆自民閒而爲公集事事成自可歸來毋煩苦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召伯天子之卿視諸侯故言師旅也上章民之轉輸者相勸此章從軍者相勸亦方行而卽以歸慰勉之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肅肅嚴正意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今河南信陽也烈烈威武貌征師役衆也成和輯也人衆而役大非威信不足以成之故美其如此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是城郭宮室皆新作之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又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是申國舊人皆遷於謝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始觀其儀容旣聆其言語而終以心藏不忘由淺而深知之眞故愛之切也

言功成之後形勝得而民享原隰水泉之利王心安之蓋謝在鄧宛之閒南方要地王封申伯於此將使南邦是式非徒尊寵元舅也召伯能慰王心而行役之人又能慰召伯之心以慰天子誠上下一體者乎

黍苗五章章四句宜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能和其衆以成其功而行役者美之夫國家興作必勞民而奉使之人往往不能上宣君意下洽民心此詩所以可貴也此與崧高同一事而列於小雅者

折衷曰彼作於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於行役之軍人而專美召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比也隰下溼之地阿與娿通條長而垂也桑之用在葉故以喻君子有用之才難與儺通葉鮮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其葉有難比君子雖窮約而德容美好如是之君子既得見之其樂當何如哉幸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比也沃光澤貌葉沃比君子之英華發越也鄒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遏抑也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比也幽黑色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葉之柔幽葉之色是也膠固也以葉之幽比君子之深厚是以其言深入人心而有合焉如膠之固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也遐與胡通謂猶告言己曾言之於君也何嘗不盡情薦舉而無如不聽中心愛慕何日能忘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賢士隱於貧賤有位者蓋嘗薦之而不用作此以表其人致歎惜之意

附解序刺幽王朱傳曰喜見君子之詩然雅詩多朝廷作但喜見君子而不達於上何取焉此必有位之臣薦賢不用因作此以見有賢如此失之當前為可惜也隰卑下三章

申后賢否無所考而幽王所寵者褒姒則后之不容其必與姒淫滑姝途矣此詩反復憂碩人之被惑而歎天步艱難溫柔敦厚固

皆以為比則末用可知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亦虛擬之詞言既見而樂則不用為可惜三章言葉有幽則竟無人知矣惟己見之故與相契而如膠遐不謂矣乃言其薦引不聽無可如何思念斯人何日能忘向謂與菁莪類者非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比也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宜為索漚乃尤善未漚為野菅其華白朵白華而漚菅紉白茅以為束喻妻雖修潔恃夫以為約束今因之子之故而遠于王使我獨處之子謂褒姒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音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之氣當夜而上騰者露即其散而下降者天步猶時運猶謀也言白雲英英上騰降而為露被於菅茅則夜色冥濛矣喻王志荒怠如天步艱難如雲露漸已蔽明正當謀所以救正之而之子不然方

為賢淑之驗小弁之詩猶遂其恭况他作乎

以專寵蠱惑為事誤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比也滮流貌北流水溢而逆行也浸淹也謝枋得曰懷傷而嘯歌者長歌之哀同於痛哭碩人謂王也下放此承上言雲露積而雨零池水滮流北淹稻田此其患孰使之哉我是以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而心憂矣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比也樵采也卬我也烘燎煁無釜之竈也申后被廢蓋有賢臣諫諍者而王不用故言桑薪甚美乃僅烘於煁賢人可用而王不明故念碩人而勞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比也懆懆愁不申也邁邁遠行也此歎褒姒之將亂天下也言內鼓鐘而外聞喩宮闈不正天下因而不安今我念子憂愁不申而子視我遠行不顧何哉蓋撫躬自責之詞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比也鶖禿鶖也性貪惡一名扶老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鬭好啗蛇梁魚梁也鶖鶴皆以魚為食而清濁則有間今鶖在梁而鶴在林是鶖飽而鶴飢王



之黜后嬖姒亦猶是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比也申明上文之意言鴛鴦在梁則戢其左翼比賢妃能讓也今褒姒之無良豈鴛鴦類哉彼二三其德必且亂王之德我所以念碩人而勞心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比也扁卑貌疧病也言石卑則履之者亦卑王非不賢寵褒姒而亦卑矣盛德之累王不之知之子之遠俾我病兮非以其遠我為病以王為所累而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申后作此

附解此詩諸儒同解惟解本文語氣頗涉怨懟

折衷以為申后思幽王之子指褒姒碩人指王其說甚善敬從之

賢士不苟就非自高也有命世之才一官一職安能自效詩人歎之其亦會汲引之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黃鳥鶯也緜蠻聲相連如緜而如蠻語喻德音也阿丘之幽曲處我詩人自謂後車副車也言黃鳥之聲緜蠻可聽而止于山丘幽曲之處賢士言足以興而不求聞達我欲致之於朝而道遠不能强之使仕我思勞苦何如也其必吾君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後車而載之乃可致耳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丘隅則顯矣而又高也憚畏也趨疾行喻趨公赴事此下二章申言賢士止而不出之故言賢士豈不欲仕畏不能專任可以自効或小用之不能盡其才也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興也側旁也有欲起去之勢極盡也謂不足以盡其才

緜蠻三章章八句賢者有濟世之才而不肯小就詩人作此美之冀朝廷用之也

附解序云微臣刺亂申之者曰大臣不仁遺忘微賤朱子以爲非刺大臣而猶用其遺忘微賤之意曰勞苦而托爲鳥言然按之詞義殊不相附夫黃鳥乘春而巧囀君子有道而言揚正相似也乃止于丘阿而不動其爲喻賢士抱道不仕明矣知之者欲薦引之而不肯小就是以思之而勞冀朝廷以隆禮致之伊呂非湯文不遇孔明謂其友曰公等仕進不過郡守非常之才必待非常之遇詩人所以歎美而冀君上之優禮周衰而賢士猶多如孔孟者未必無

燕飲以通情好必求豐美則人難之矣故此詩爲維風勵俗之一要

其人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普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幡幡葉動貌采瓠葉而烹之以爲菹君子有位者嘗主人先嘗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斯析也析其首而以獻炮去其毛燔燒其肉以爲羞獻之主人既嘗乃酌而獻於賓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近火曰燔遠火曰炙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賦也醻導飲也賓既酢之主人又酌而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張彩曰一物而三舉之以禮有獻醻酢故也酒三行而殺惟一兎益見其約矣

瓠葉四章章四句美大夫之儉也即其燕飲以明之



詩中矣字每韻連用皆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意不言所以東征之事而但歎其勞且久時事可知矣

折衷曰俗壞由奢而燕飲爲甚聖人錄瓠葉使知田園所種罝弋所獲隨取一二即可行禮主無過費賓無失儀厚民俗而儲福君子有位之稱故不列於風而列於雅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賦也漸漸層層高峻貌悠長遑暇武人將帥朝旦也言險遠勞苦無朝旦之暇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賦也卒與崒同謂山巔崔嵬也曷何沒盡也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但知深入不暇謀出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賦也蹢蹏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好雨豕性喜水蹢涉波而蹏白雨已多矣而月又離畢俾之滂沱言久役又逢大雨勞苦甚矣不遑他不暇他顧蓋有他當慮而不必東征者故云然徐氏謂申與犬戎在西爲患理或然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折衷曰將士苦東征也古者諸侯有事天子命方伯連帥征之王朝卿士鄉遂之師不輕出今命武人東征經歷險遠大雨時行天時人和均失矣

世衰民微常人忽之君子憂之不如無生沈痛極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比也苕陵苕也亦名紫葳亦名凌霄花紫赤今芸然而黃者衰而將落也周室衰微如花之將落是以心憂而感傷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比也其葉青青花落而葉盛比諸侯强王室弱也痛已無以挽回而不欲生忠憤之至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牂牝羊墳大也羊瘦則首大罶笱也罶中無魚水靜而見三星又言百物凋敝苟且得食鮮能飽者王室微而饑饉又至是以憂傷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王室微而諸侯背畔忠臣憂傷之詞

附解序云憫時諸儒亦第云傷其不久而已詳玩詩言首章以芸黃比衰謝而言憂傷世運之晦意已盡矣次章言葉青青則非芸黃可比而下言不如無生是甚於憂傷也故義當爲比諸侯强畔末章又推及於民物之凋殘則已之不欲生非爲一人矣此殆賢臣在下位者乎雖與有萇楚略相同而作自臣工故當爲雅其詞痛切幾乎靈均之志矣

小人當國不知內治而欲經營四方徒騷擾無已時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興也草衰則黃將助也因行役所見起興而言無草不黃無日不奔走於道無人不爲國勞役其故則以朝廷經營四方也四句繪出勞擾氣象

此詩可以鑒矣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鰥通本居銀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興也元赤黑色既黃而元草枯落矣矜鰥通以草益病與人久而皆矜蓋無還期矣匪民不得爲人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神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豫〇賦也率循也兕虎野獸宜在野而征夫亦然朝夕不暇所以爲匪民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比也芃長尾貌狐邪獸喻小人當國者也棧棚也有棚之車士所乘也言狐安處於幽草之中而士日乘棧車行彼周道小人得志是所以爲匪民之由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小人當國力役繁興賢大夫行役作以憂時也

附解此詩與我獨賢勞相似而意在深斥小人蓋小人役使君子以君命將之忠臣每不敢辭而已爲匪民猶甘心勞苦非賢者不能以此殿小雅誌周之衰亦以見先王之遺澤長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此什序多以爲刺幽王義甚牽强前人已斥而辨之十篇之中刺時者有而咏賢才者尤多參觀詳味足見文武周公培植之厚毋徒太息時衰也

詩經恆解 卷四

詩經恆解卷之四終